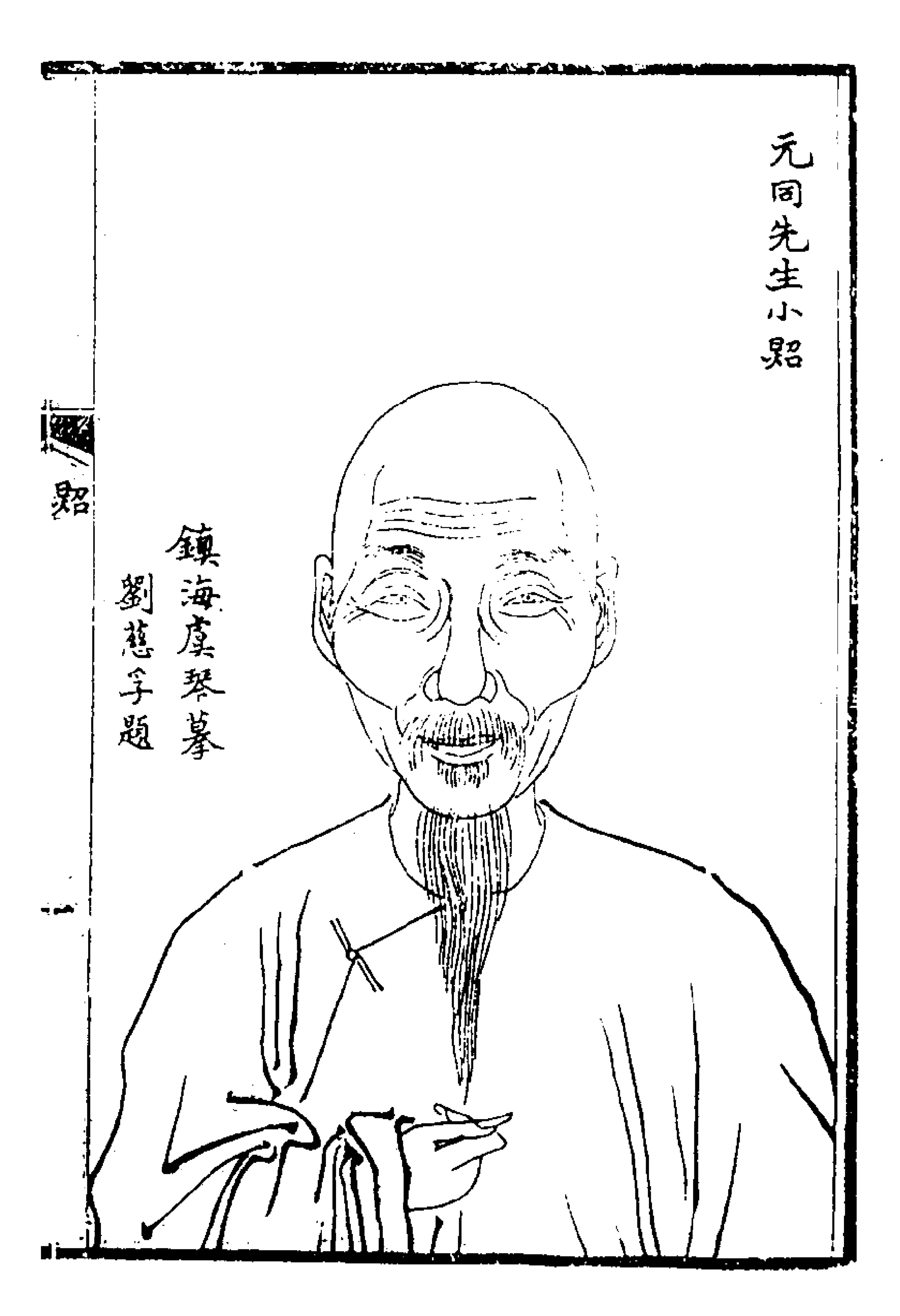
禮書通故


元同先生小照
鎮海虞琴摹
劉慈孚題

聲音訓詁入學之門孰窺堂奧
富美禮文芟艾支離褱抱精純
漢學波靡先生董振履賢體聖
派衍司農紹聞衣言多士景從
緜蕞時肄魯徐善容豈惟桑梓
瞻仰敬恭

受業林頤山敬題

多有以禮學名家者宋元以來禮學衰息儒
言易而罕言禮易可空談禮必徵實也
昌明大儒輩出亏是議禮之家日以精密亏
衣服宮室之度冠昏喪祭之儀軍賦官祿之制天文地
理之說皆能考求古義歷歷言之而彙萃成書集禮家
之大成者則莫如秦味經氏之五禮通考曾文正公嘗
與余言此書體大物博歷代典章具在亏此三通之外
尋此而四為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余讀之誠然惟秦氏
之書按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為
治禮者之藝極求其博學詳說去非求是尋以窺見先

王制佗之譚輿者其在定海黃氏之書乎定海黃君元同爲薇香先生之哲嗣往歲吳和甫同年視學吾浙錄先生明堂𡚁筵說見示謂與余說明堂大旨相合余湫愔不及一見未幾余來主講詁經精舍始得交于君後又與同在書局知君固好學湥思之士也嘗以所撰禮書通故數冊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獻替至今歲又以數互編來則裒然成書又得見其十之六七而余精力衰頹學問荒廢流覽是書有望洋向若而歎而已烏不鄙棄問序于余余何足序此書哉惟禮家聚訟自古難之君爲此書不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羣經博采衆論實事

求是惟善是從故有駁正鄭義者如綏以屬武非飾纓射者屨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鄭義者如冠弁委貌為正義或以為元冠者別一說非謂冠弁卽元冠婦饋舅姑其席弓奧謂二席竝設非謂舅姑同席是也略舉數事雖其小小者然其精審可知矣至其宏綱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變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精則過之向使文正尋見此書必大還歎謂秦氏之後又有此作可謚三通而五矣余經義麤觕無能為謚而所說冠義母拜之鄉射禮之參侯道皆頗與鄙說合亦未始不自幸也德清俞樾

禮書通故弟一

定海黃以周述

孔穎達云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惠校宋本作禮經今毛本誤與禮器文同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義三百四也春秋傳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春秋說本此爲文今各本俱誤作禮經三百與孝經說同則七處止有六名無七名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成數故云三百也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說及中庸

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為禮古經凡此佴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百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朱熹云經禮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經禮為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卽周禮曲禮卽儀禮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百經禮謂冠昏吉凶葢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皆臧書云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眾而卿大夫受之以教

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于天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說也故漢志立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于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禮經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攷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于它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

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以周案古人云儀
禮單曰禮對記言則曰經其中古文曰古經周禮止曰
周官對傳言曰周官經說文敘曰其偁禮周官皆古文
漢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經十七篇周官經六篇
周官傳四篇景十三王傳曰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
子之屬竝未有儀禮周禮之名自劉歆始建立周官經
以爲周禮於是周官有周禮之名而十七篇之禮尚不
偁儀禮也後人又誤以曲禮三千爲禮經云是名禮經
爲儀禮經義既繆經名亦因之不正矣後漢鄭元傳云
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舉鄭所注

書不應遷周官爲儀禮二字乃周官禮三字之誤非漢時有儀禮之名也先君子曰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據周官肆師注古書禮儀作禮義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言人之動作禮義三百威儀三千有法則也以其爲禮之大經曰經禮以其爲禮之大義曰禮義其實一也以其威可畏儀可象曰威儀以其委曲繁重曰曲禮實亦一也儀禮十七篇之大綱是謂禮經其中曲禮雖以凌次仲之釋例猶未盡其詳也周官冢宰言六典之綱是謂禮經而九賦九式未嘗非曲禮大宗伯言五禮之綱是謂禮經而大行人

司儀所言未嘗非曲禮也戴記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射義聘義凡以義名者古之所謂禮義遂篇猶在卽爲禮經而其中言拜揖之儀俎豆之數非無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統言之皆爲曲禮而任翼聖分內則少儀玉藻爲明倫之綱曲禮上爲敬身之綱亦非無禮經也諸書有經有曲讀者善會之或謂禮經爲常曲禮爲變尤謬

孔穎達云周禮爲本儀禮爲末賈公彥云周禮爲末儀禮爲本以周案二書無本末可分漢藝文志依劉歆七略禮類禮經先周官後極當

阮元云禮經在漢祇偁禮亦曰禮記熹平石經有儀禮戴洪适隸釋而戴延之謂之禮記是也兼偁儀禮者鄭引此經直舉篇名亦不偁儀禮今注疏本首題儀禮鄭氏注疑鄭學之徒加之猶鄭氏箋三字爲雷次宗所加也以周案范書述鄭所注書有儀禮字禮經大題亦有儀禮字或者遂謂儀禮之名鄭君所定斯語失實鄭注羣經引禮經文皆直舉篇名不云儀禮其注禮器以曲禮爲儀禮則云謂今禮也仍不名之爲儀禮鄭志爲鄭學之徒所記其引禮經亦直舉篇名不云儀禮則鄭氏師弟子竝無儀禮之名也禮注大題儀禮當是東晉人

所加東晉人盛偁儀禮、又案禮經古祇稱禮經五十六篇皆古文對今文言之曰禮古經見漢志十七篇爲今文別古文言之曰今禮見鄭君禮器注今禮者今文家所傳禮也古文禮與記各自爲書今文家記坿于禮亦偁之曰禮記詩鄭箋引少牢禮曰禮記主人髮鬄爾雅郭注引士相見旻而後傳言有司徹扉用席喪服傳苴麻之有蕡者竝曰禮記是也漢初傳今文十七篇者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其本各異當時別其家㕘又偁之曰大戴禮小戴禮鄭君目錄所謂大戴弟幾小戴弟幾是也後漢儒林傳云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

之取其義長者為鄭氏學下又别言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則所云小戴禮卽十七篇也鄭君以經禮三百爲周官三百六十屬曲禮三千爲今禮十七篇及其逸者云是又偁之曰曲禮𢍜器注投壺目錄並云屬曲禮之正篇曲禮卽指今禮十七篇及其逸者也自東漢三禮之名出禮爲周官禮禮記之總名而西漢五十六篇之專名反爲周官禮記所涵自魏晉號四十九篇爲禮記亦謂之小戴禮而東漢十七篇之名禮記名小戴禮者又爲四十九篇戴記所𢍜於是别號之爲儀禮此與鄭君以十七篇爲曲禮同意然曲禮雖不足當十七篇而

名猶見於經謂之儀禮實為不典或曰儀禮之名始自東漢隋志載一字石經有儀禮九卷隸釋載熹平石經殘碑亦有儀禮此語實非石經之見兮范史者據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據蔡邕張馴傳以為六經及讀盧植傳知熹平刊石經本止五經後從盧植奏請刊立禮記合之為六經陸機洛陽記戴延之西征記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六引羊頭山記並云石經有禮記不言儀禮與盧植傳甚合隋志名為儀禮者係後人改偁非其舊題也

禮經篇次依劉向別錄與大小戴不同大戴禮士冠一

士昏二士相見三與別錄同士喪四既夕五士虞六特牲七少牢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與別錄異小戴禮士冠一士昏二士相見三鄉飲酒四鄉射五燕禮六大射七與別錄同士虞八喪服九特牲十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士喪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五公食十六覲禮十七與別錄異案三家篇弟先後具詳鄭君目錄此據士冠禮疏所引據士喪禮目錄云大戴弟四小戴弟八士虞禮目錄云大戴弟六小戴弟十五弟八當作弟十三弟十五當作弟八特牲禮鄭目錄不記篇弟文脫吳氏澄補之云大戴弟七小戴弟十三三字亦衍以周案大小戴同受業亏后倉傳高堂生之學所定禮經

篇次不同以大戴爲畝當禮經十七篇以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鄉飲鄉射九篇士禮居首后倉傳其學作曲臺記九篇卽說此士禮九篇以推天子諸侯之制大戴以此九篇列首以明授受所自而少牢有司徹二篇與特牲類故倂入之且鄉飲鄉射亦兼大夫禮也燕大射以下爲諸侯天子禮喪服通禮終之其次秩然

漢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篇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

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劉歆云經七十篇當作十七篇及孔氏謂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當爲上句學七十篇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古經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朱熹云上文經七十篇本注后氏戴氏又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后倉二戴皆其弟子（高堂生三傳至后倉二戴乃后倉弟子此句誤）則彼所謂后戴之禮卽傳此高堂生之所得而今號儀禮者也況劉氏所考于所增多篇數適合而上文經目又別無高堂生十七篇

之禮其證甚明賈公彥疏亦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當從劉氏說又張氏識誤云如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次偶同耳此則不深考于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邪江永云儀禮不止士禮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敘周官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

傳十七篇益博士之博誤爲傳而傳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百賈氏所引唐初本尚未誤以周案釋文敘錄曰古禮經五十六篇倉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又引鄭六藝論曰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氏校藝文志改七十作十七與釋文合亏本志所云多三十九篇之數亦符是也案七十爲十七字之例斷無可疑以總目凡禮家五百五十五篇核之尚少一篇據記奔喪孔疏引藝文志漢興始于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又引六藝論云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較今漢志卻多一篇然云古禮五十六篇諸書所引悉同未可偏執一文以質之矣漢

志又云及孔氏學孔當作后禮之有后氏學猶易之有孟氏學詩之有韓氏學也及之言與也下句及明堂陰陽亦同及后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卽六蓺論所謂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也劉氏改學爲與未是及孔氏連上讀淹中爲句亦非淹中卽孔氏里何得分而二之曰及孔氏孔字當爲后之駁體上云后氏學下云猶瘉倉等文亦相應又蓺文志及儒林傳竝云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攷史記儒林傳云禮至秦焚書散亾益多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謂之士禮非字誤也十七篇之次以大戴所傳

取昇其眞其書以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鄉飲鄉射九篇居首故曰士禮后倉傳高堂生之學作曲臺記九篇亦卽說此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鄉飲鄉射九篇士禮以推說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不及古文禮爲詳故云古經多三十九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猶瘉倉等推士禮以致于天子之說此本專指曲臺記九篇言案漢書如注云行射禮于曲臺后倉爲記七略云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據此曲臺九篇內當有射禮然其書初非專言射如注七略箸其作書之由耳服虔云在曲臺校書箸記因以爲名孫惠蔚云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據此曲臺爲校書之地其九篇內于祭類尤詳也後漢儒林傳引斿書高

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孔氏禮記正義引藝文志及儒林傳亦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皆便文節引爾高堂生未立博士賈敘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當依士冠禮疏所引作高堂生爲博士傳禮十七篇　又案古文禮五十六篇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禮爲多今禮十七篇大夫止少牢有司徹二篇諸侯止燕大射聘會四篇天子止覲禮一篇士禮則有九篇自注疏以鄉飲鄉射屬大夫禮後人遂不知曲臺記九篇爲何書而推士禮致天子之說亦不明張氏識誤因謬江愼修說尤非

邵懿辰云漢初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非有闕也昏義

曰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
是八者約十七篇而言之也禮運凡兩舉八者特射鄉
訛為射御百一則曰達于喪祭射鄉冠昏朝聘再則曰
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貨力辭
讓飲食六者禮之緯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
經也其證之明確而可指者適合于大戴十七篇之次
序大戴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
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
喪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孔子取此十七篇以為教故
曰子所雅言劉歆謂又有逸禮三十九篇言不足信又

以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誤始于史記太史公疏略見其首篇為士禮概而言之以周案王制以冠昏喪祭鄉相見為六禮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則所謂冠昏喪祭鄉相見士禮也大戴以此居禮經之首亦以明高堂生所傳號為士禮者以此禮運通天子諸侯為文兩言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家語引作達之喪祭鄉射冠昏朝聘邵氏以射御之御為鄉之形譌不為無據以此八者為約十七篇而言之十七篇為完書所見亦卓但因此遂議逸禮三十九篇為姦言殊不足信

漢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

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閻若璩云禮記今文二字衍或禮經之誤或云禮記當作禮禮記數十當作數百以周案說文自敘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亦云禮記與漢志同禮句卽志所謂禮古經五十六篇是記句卽志所謂記百三十一篇是西漢之時云禮經但曰禮其記但曰記漢志說文敍可以互證亦有偁其記爲禮記者如河閒獻王傳所謂禮禮記是也但河閒獻王所得禮記卽志所謂百三十一篇之古文與大小戴禮記有別大小戴禮記古經古記及今文禮記兼有禮與記皆有古文今文之別

淹中所得之經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皆古文也后倉所傳禮十七篇爲今文大小戴所輯諸記多係今文而亦閒存古文也何以言之漢志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七十子後學者謂七十子之徒故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見顏注所引漢志又曰禮古經出淹中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及字承上多字爲文皆今文家后倉等所未見是明堂陰陽王史氏諸記

亦出亐淹中也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是諸記之爲古文可知也敘錄又引六藝論云後㝵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鄭君此論上下皆據古文言之則百三十一篇之記為古文尤可知也鄭注奔喪云奔喪禮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㝵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亐禮記耳又投壺目錄云投壺亦屬曲禮之正篇也曲禮之正篇謂禮之古經此戴記有古經之證也漢志古經五十六篇而記百三十一篇一倍有餘葢七十子後學各記所聞一經不止一記也今禮經中諸記爲后倉所傳

今文家之記小戴有冠昏鄉飲燕射聘諸記大戴有朝事儀益出乎古文家者故晉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二百四篇卽別錄所謂古文記此戴記有古記之證也鄭注𡙇器以為古文許君五經異義引戴記則謂之今禮益大小戴所采之禮雖古文今文兼有而古文難讀勢不能多采卽𡙇器篇屬古文而其難讀之處已多節去故鄭注𡙇器又引逸𡙇禮以相較此戴記所采古文少今文多之證也閻說禮記今文因為失察漢志云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專承上尚書而言故下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

异多十六篇其餘篇數詳下故云此略之非通禮記論語孝經言之也或疑文有脫譌亦未是

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以周秦漢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別錄多七十三篇若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亦止有百八十五篇別錄多十九篇蓋漢志本劉歆七略而七略與別錄亦有出入也別錄有通論制度吉事喪服祭祀樂記明堂陰陽世子法等目見鄭君禮記目錄別錄入樂記于禮家七略出樂記于樂家斯其顯異可見者後人必參求其同說多膠葛不可通錢竹汀說漢志記百三十一篇合大小戴而言

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襍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之數據喪服四制孔疏別錄無此文是志所云百三十一篇在別錄止百三十篇矣加明堂陰陽王史氏五十四篇再加以三朝記樂記二十篇適得二百四篇錢氏此說不足爲據以今大戴所存之篇已多同于小戴則小戴所取未必盡是大戴所棄且大小戴之記亦非盡取諸百三十一篇之中漢志樂記二十三篇三朝記七篇合三十篇亦不得據史記所錄十三篇爲說陳恭甫又爲之說曰記百三十一篇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而別錄言二百四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除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陳氏此說亦未當漢志樂記二十三篇全入樂家禮家之記斷不重出此十一篇一除一不除亦任意言之

鄭衆云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鄭元云非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賈公彥云尙書般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

過三千言周禮乃六篇文异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案書傳周公一季救亂二季伐商三季踐奄四季建矦衞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作樂七季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卽今周禮也以周案賈疏駁仲師申康成甚當

賈公彥云周官孝武時始出祕而不傳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旲條通朱熹云周禮周公遺典也胡氏父子以為王莽令劉歆撰如天官冡宰卻管宮闈之

事其意只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幷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知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女祝掌凡內禱祠祈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以周案漢志周官經六篇傳四篇古人經傳分行後世多比附之如儀禮傳附節下記附篇末幸有標題其違失經意猶易識別周官傳不見其羼入經中亦必不少故周官閒有可疑特不可如後人之掊擊耳鄭樵通志據孫處說以為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經行故其言與

他經不類存參

賈公彥云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王應麟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以下始曰周官禮圖若璩云案康成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衞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以周案鄭君于儀禮禮記注引周禮甚多不獨周官序爲然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此鄭序所本也考周禮之名始見于漢書王莽傳其議建

志劉歆歆亦見志荀悅之紀陸德明之敘錄紀云劉歆以為周禮十字疑衍敘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 老盧谷云班氏志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志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為史文乃叟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著明志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猶稱周官時未居攝不敢紊易至此也莽傳徵天下通藝及張純等奏之偁周官亦皆在未居攝之時是則周官之易名周禮其在居攝之後矣

釋文敍錄云陳邵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隋經籍志云記百三十一篇劉向校書百三十篇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以周案晉陳邵周禮論序語皆失實漢志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葢古文也大

小戴所采記今文為多大戴記之存者云漢志禮家諸記外又取儒家曾子十八篇存其十篇孫卿子三十三篇存其問五義三本勸學宥坐數篇賈子五十八篇存其保傅諸篇又取論語家孔子三朝記七篇師古曰三朝七篇今大戴禮有其一篇案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劉志秦宓傳注並引劉向別錄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王伯厚以為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即漢志三朝記七篇中闕以卷之十篇袠淆亂也小戴記奔喪投壺諸篇取諸古禮經鄉飲酒義冠義昏義射義燕義聘義取諸古禮記三秊問哀公問諸篇取諸荀子又取儒家子思子二十三篇存其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取公孫尼子樂記二十三篇存

其十一合為一篇顏師古以記中庸郎藝文志之中庸說二篇誤舊唐書引沈約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云緇衣樂記皆公孫尼子化按文選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子思子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今其語皆在緇衣篇則沈氏說信矣陳邵二百四篇據劉向別錄為言其實二戴所取不專在二百四篇中也佗隋書者改為二百十四篇又以五種實有二百十五篇遂謂記百三十一篇劉向校見百三十篇以合其數誤杜氏通典又改明堂陰陽記為二十二篇王史氏記為二十篇總二百二篇更誤又考樂記孔疏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弟十九則樂記入禮記在劉向前而四十九篇實為小戴之舊目矣後漢橋

元傳云七世祖仁從戴德學箸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成帝時為大鴻臚戴德當他戴聖漢儒林傳曰小戴授梁人橋仁楊榮家世傳業由是小戴有橋楊之學劉向校書祕府與橋仁同時所見篇目已為四十九不待融足甚明釋文敘錄曰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為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此語亦非別錄所記四十九篇即本小戴禮記特篇次先後有异同互觀鄭君目錄所引自知隋志欲以小戴所錄補大戴闕篇尚多三篇故以月令明堂樂記歸之融入以合其數其實小戴之記未必俱取大戴戴東原孔顨軒已詳辨之矣竊考詩汾沮洳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靈臺正義引大戴禮正穆篇玉海載沈約

謚法十卷序引大戴記有謚法白虎通義引辨名記曰
禮別名記引謚法曰禮記謚法所云禮皆據大戴禮爲
文又別引禮三正記禮五帝記禮親屬記其亦爲大戴
禮記可知也則大戴亾佚之篇非一同小戴而脩書欲
以小戴之四十六篇補其闕數不亦誣乎今大戴記三
十八篇巳上皆亾中又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
一四篇及八十二以後四篇凡存三十九篇其實大戴
篇弟宜依司馬貞所見本爲定凡存三十八篇史記索
隱云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亾見今存者有
三十八篇錢竹汀謂唐以歬盛德明堂不分爲二遷廟

寢廟亦合為一 此說是也自宋以後分竄篇弟於是有複出之本有四十篇之說晁昭德云今書四十篇中有兩七十四陳振孫云七十二複出一篇實存四十篇熊朋來吳幼清皆云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所見本各不同小戴四十九篇鄭漁仲謂卽后倉曲臺記誤毛大可謂儀禮是戴記四十九篇不是戴記殳謬 凡近儒之說有待疏證者有應駁正者皆別案冄若其說本明卽順文引入案中以代斷語不復別其說于冄爲省文也其說之謬誤無待詳辨亦于注中略附一二若師友之言盡入案中祇錄其是有非不辨

王充云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以周案儀品卽漢儀班

固所上叔孫通漢儀止有十二篇見曹褎傳云十六篇者葢涉下文而誤其所定儀禮十六篇本謂之禮記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制禮箸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謂通輯禮記置爾雅亏其中也王懷祖不知通有輯記事遂以漢儀當之如其說撰置置字義既無著且與上下文氣全不相貫大戴記亦有爾雅權輿亏此故白虎通三綱篇孟子帝館甥趙注引釋親並稱禮記公羊宣十二季傳注引禮乃釋水文風俗通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是則通所輯禮十六篇中有爾雅與禮經之十七篇迥異後人偁禮經為儀禮要不得援此為據

漢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六藝論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戴聖傳禮四十九篇慶氏所傳禮各書並未詳其篇目以周案後漢儒林傳曰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曹褒傳曰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伲章句辯難亏是有慶氏學褒拜博士伲通義十二篇演經襍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亏世則慶氏所傳禮與小戴同

鄭[元]云論語雅言詩書執禮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

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朱熹云雅常也執守也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以周案記有讀喪禮讀祭禮讀樂章之文禮非不誦也朱子謂非徒誦說而已較為可通然揆諸文義終嫌不類執猶掌也執禮猶後人所謂掌故是也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執禮與典書同執禮者為掌故之人則執禮猶云掌故也周官禮經為周人掌故之書詩書執禮猶云詩書周官禮也春秋之時踵事增華象數滋生其奇衺俶詭而不守正者已多故夫子正言其失無所隱諱斥流失明故實不

干議禮之條雜言當依古注訓正言孔子正言其失如
緇冠有緌朝服以縞之類是曾子問篇尤詳
蔡邕云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
短兩編賈公彥云鄭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
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
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
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孔穎達
云鄭元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
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
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制所用與六經異也以周秦孔

賈二疏皆引鄭君論語敘其言簡策長短不容有異賈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當依孔疏作二尺四寸以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凥一推之自見漢藝文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率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與鄭注三十字異者蓋古文篆書體有緐簡緐者宜疏簡者可密故字有不同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褚少孫曰其冊一長一短皆有意義鄭注尚書云三十字蓋據其簡之長者爲言服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單疏本作一簡八分字

要義引同今毛本誤脫分字六經之策二尺四寸以一簡三十字分之則毋字尋八分也此皆據古尺為言束晳穆天子傳敘曰以毋所攷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可證蔡說策二尺者以漢尺言南史王僧虔傳曰盜發楚王冢獲竹簡十餘簡數分長二尺僧虔曰是科斗書攷工記周官所闕文也與蔡說合蔡說本據漢律令以古尺言亦用二尺四寸見鹽鐵論及後漢曹褒傳或曰三尺律本漢杜周傳　又案竹謂之簡木謂之札聯之為編編之為冊冊有長短獨斷云短半之據六經之冊言書疏引顧氏說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一尺

二寸即短半之之說若孝經論語之冊短亦半之恐不其然蓋孝經尺二寸之冊即用六經之短論語八寸之冊即用孝經之短則六經之短者半之孝經之短者三分去一也論語之短者未聞論衡正說篇云論語數十百篇以八寸爲策亦不及其短豈論語無短策與

鄭元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以周案堯典三禮以天地人言其實唐虞已分五禮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類帝假祖吉禮也如喪考妣遏密八音凶禮也五載一巡羣后四朝賓禮也分北三苗釐降嬪虞軍嘉禮也夫禮秩自天出云

性之身可已雁有行列蠭知君臣鳥獸䖵蟲不教而成
人之有禮豈非性哉記曰禮本亏大一分而為天地轉
而為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降謂賦畀官謂藏掌
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定命也所謂其降曰命也
又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以之福之扰也今
本誤倒不能者敗以取禍所謂其官亏天也禮官亏天故
曰天秩有禮二帝三王殊異教也荀子外禮以言性不
知性者也老子離道德仁義以言禮不知禮者也
皇侃說禮有三起禮理起亏大一禮事起亏遂皇禮名
起亏黃帝禮運曰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事鬼神

上帝謂遂皇孔穎達云禮運禮始于飲食燔黍捭豚蕢桴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于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聚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羲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事起于遂皇其義乖也遂皇在伏羲之前禮運燔黍

捭豚在伏羲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以周禁書缺有閒五禮之起難言之矣

受業慈谿馮一梅初校

子家辰復校

丹陽孔景泰洪竹亭繕刻

禮書通故弟二

定海黃以周述

宮室通故一

易繫辭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葢取諸大壯虞翻云後世聖人謂黃帝也以周案此傳承上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之上古謂羲農以寿後世聖人謂黃帝虞注是也或據淮南子主術訓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以為宮室起于神農與傳未合白虎通義以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又以皇之世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風俗通義引書大傳云黃帝始制冠冕狓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皆

謂宮室起于黃帝

鄭元云天子宗廟路寢制如明堂以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此即鄭注所本但作雒解亦言大略爾非盡同也明堂祀五帝中室空四達無壁宗廟一廟一主似無取四達之義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則東西有壁可知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覲受于廟中太室東戶西牖非兩夾是宗廟與明堂有別也路寢有東西房見書顧命詩王風及禮器大記與明堂不同要顧申鄭者謂器大記言房中是諸侯禮文王遷豐鎬止作靈臺

辟雍其路寢亦仍諸侯之制成王崩在西都故有左右房康王以後所營依天子制度宣王時路寢制如明堂故斯干曰西南其戸至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故王風曰右招我由房說殊迂曲未敢信

伏生大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五分其內以其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子男五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鄭元云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以周案夏之世室堂脩二七謂中室之南北各有七步廣四脩一謂又廣其東西四分脩之一計脩十四步廣十七步半周

人度以筵用殷人重屋四阿之制以為明堂用夏屋堂脩二七之制以為寢廟寢廟度以筵筵九尺堂脩二七其深二九屋較明堂為卑而大過之故鄭注檀弓云夏屋旁卑而大伏生書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鄭注云雉三丈此皆寢大明堂之證賈疏考工記明堂丈尺依據匠人文而王寢之大引用書傳云王寢與明堂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也亦謂寢大于明堂後人言寢廟之制偏據匠人則禮必窒礙有難通行或者知寢廟之空大又欲强解匠人之文以就寢廟胥失之矣賈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與孔疏

所引書傳互有詳略合而讀之天子路寢之制明卽天子諸侯之廟制亦明其制仿夏世室爲之室居中央云居二筵者謂室之脩也云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者謂室之廣也內指室言非兩序內古書之稱室爲內者多矣鄭注失之云東房西房北堂各三筵者東西房卽世室北面之隅室北堂居兩房之閒卽世室之北堂也凡禮經所言室在北楣者皆小惟天子諸侯廟制室居中央可大爲之故偁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祼春秋曰太室屋壞皆廟室之在中獨大者也後別有圖說明之矣惟所言九筵七筵云制過大說詳下　又案書顧命延入

翼室惟宅宗偽孔傳以翼室為路寢之別名非也翼室者伏傳所謂北堂是也以南堂言之謂之北堂以太室言之謂之翼室異名同地天子路寢以太室為最尊北堂之翼室亦之予貢觀于魯廟有北堂九蓋其尊可知也時尸在太室斂殯在南堂故以北堂為惟宅尊之也故曰宗玉西莊以下文陳設几席有西夾不見東夾謂翼室即東夾但夾之稱室起於周秦閒古經無是名不若北堂為正寢之室其名自古且癸酉陳設為成王既殯之明日時康王倚廬中門外并不在翼室何得牽說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郭璞云箱

夾室序堂有室但有太室賈公彥說此謂五廟之寢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以周案天子諸侯廟寢當依伏生書傳所言諸侯以天子燕寢為其路寢大夫士又以諸侯路寢為其廟寢廟與正寢無甚區別所異者一有東西箱一無東西箱也故爾雅特著之箱即牆見鄉飲酒禮疏東西箱為東堂東西堂西之牆說文箱大車牝服也鄭注攷工記釋牝服為較較在車之兩旁猶箱為堂之外牆也郭注箱訓堂失之廟之祧主藏于夾室故夾室之序不可無東西牆無東西箱有室曰寢室亦謂夾室郭注兩室异解亦失之不云室無東西箱者明室自

有牆也夾室有牆其堂無牆凡寢皆然記言天子設倉闈兮夾南謂之左達右達是天子燕寢亦東西堂洞達無牆也若井夾室而無之謂之榭故下文即繼以無室曰榭杜注宣十六年左傳宣榭火引爾雅文云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屋歇前者謂自兩夾以前皆無牆也

馬宮云夏后氏謚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以周案明堂無兩序閒漢馬宮所說實路寢制古路寢亦名明堂馬氏遂混之爾以百四十四尺為兩序閒又於兩序外謚七十二尺即伏傳所謂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內也其丈尺之數未

閭百四十四尺似據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之交序開二七十四丈廣又益之四尺序外又大七十二尺合之爲二百十六尺亏九筵之數不合與伏說亦异近之申伏傳者以爲庭三堂之淺天子侯道百二十步計長七十二丈參分其庭一如堂淺㬉二十四丈伏傳南北七雉三七二十一丈不㬉爲過竊謂天子諸侯路寢之燕不必射燕而有射亦必行之于射宮鄭注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謂燕射也于郊則閭中謂大射也是則燕射大射本不行于路寢庭何㬉以之定路寢之脩也或又據伏傳以定廟制以爲廟之廣有二十七丈

攷古者七廟東西竝列（孫毓之說不足據）王宮治朝之東止有三百步之地一廟之廣㝷四十五步七乘之㝷三百十五步又加以堂下餘地及牆巷之數其何以容則堂廣九雉之說尤難依據矣且五架之屋自天子達五架止有四椽如室有二十四丈之深每椽六丈又加峻勢四之一用此細而長之木以為椽上承瓴瓦勢必中折其廣二十七丈恐棟梢等材未易㝷如此之長者即或有之上加瓴椽勢亦易撓今定天子廟寢脩十四筵十二丈六尺廣十八筵十六丈二尺太室居中廣依伏傳三分之二為內準之為十丈八尺脩居四分之一為三丈

一尺半天子禘祫之祭行于室中羣廟之主數十俎豆之屬數百若依舊說室廣二丈弱淡一丈五尺強不足以容之矣諸侯以下據伏傳各殺以兩則大夫之寢脩十筵九丈廣十四筵十二丈六尺堂之脩六丈七尺半廣八丈四尺室之脩二丈二尺半廣亦當如堂少牢饋食禮室中西南隅東向設神席自西而東設俎豆凡五行席廣三尺三寸有奇豆俎之廣尺二寸五行中閒各有空處約其一丈餘佐食拜獻亏其歬經曰牖東北面拜則神席歬設饌處正當牖牖東者近於牖凡曰戶西近於戶曰牖東近於牖猶未及室之中其地約二丈餘則室之廣可想

而見其脩二丈二尺神席長八尺其北餘丈四可容尸拜室北近墉南面設獻祝席再設一俎兩豆并席約七尺其南餘一丈五尺亦可容主人獻及佐食拜士之寢又殺以兩脩八筵七丈二尺廣十二筵十丈有八尺堂之脩五丈四尺廣七丈二尺室之脩丈有八尺故士昏禮婦饋於奧䙷設舅姑兩席席長八尺室亦廣如堂故士喪禮於尸牀含牀之東北䙷設陳襚之牀若依舊說不足以容之矣儒行環堵之室正方一丈論衡貧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徒四壁立皆庶人之制近人嫌舊圖之隘難以行禮欲斥大之乃從伏傳以爲準又以疾

步即之堂脩二十四丈㒹以施椽其廣二十七丈難以
求棟金氏禮說減之為天子堂廣二十四丈脩一十八
丈自知椽之難施而云天子當有九架又知棟之難求
而云兩楹東西各有八楹緟貤紕繆未足為訓

韓詩說殷商屋而夏門傳曰周夏屋而商門崔凱云禮
人君宮室之制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為夏屋隔半以
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以周案殷屋卽商屋殷商古
多通用四夏卽古人所謂四阿後人謂之四下其兩下
者謂之夏屋殷人重屋四阿夏兩下屋舊說所云義固
然矣然屋之名商夏亦有取義說文商从內口章省聲

今本作从尚誤本有納明之義故籀文从二日作𣈶商屋者屋
之四下而高明者也詩夏屋渠渠言其大禮覆夏屋言
其卑夏屋者屋之兩下大而卑者也殷商屋而夏門其
屋高而小門卑而大也周夏屋而商門其屋大而卑門
小而高也門必取數于正堂乃鄭學一家言與韓詩家
自異殷之門不可攷周之路寢用夏屋顧命之文可據
依伏傳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五分其
內以其一爲高推之則路寢之高三丈六尺若依明堂
月令說明堂高三丈路寢較卑要不及三丈而匠人言
門阿之制則云五雉是屋卑門高之證詩緜篇俾立室

家不言其高廟曰翼翼亏門一則曰有伉再則曰將將亦門高亏寢之證左傳襄二十八季秋嘗亏太公廟子尾抽廟桷擊扉慶舍援廟桷動甍又諸侯廟宇之卑之證崔氏以商屋夏屋之異為人君卿大夫尊卑之塈其說本鄭非韓詩意隔半以北為正室謂隔後半一架為室中半以南為堂堂至棟而止也室以南堂以北曰戶牖閒後人亏室外三架通謂之堂誤

鄭元云鄉射禮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寿曰庪賈公彥云凡廟寢皆五架洪頤煊云鄭注專釋射宮非謂廟寢之制皆五架也天

子大廟當七架每架九尺室內二架室外南至楹內四架為堂金鶚云天子諸侯堂淺當各為九架天子每架二丈諸侯一丈八尺弱方易構接以周案五架者據柱之直上架棟楣而言柱間越入謂之博亦謂之椽博言其柱間之廣椽謂自棟至楣同一椽也古屋開博廣而椽長椽長易折故棟楣間別有橫木承椽下施梲而駕於梁然於承棟楣之柱則不增也架止有五上下同制李如圭云古者築室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惟堂有兩楹而已焦循云釋名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然則無所依者謂之楹堂屋之柱多依牆壁而立非兩

楹之外別無柱也以周楶房室亦有柱亦不獨堂

劉熙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倚也孔晁云寢有

旅楹旅列也金鶚云天子諸侯堂廣當兩楹之處東西

各有八柱并兩楹合爲十八柱逸周書孔晁注旅列也

可知不止兩楹矣大夫士堂不廣則兩楹以周楶近之

改寢廟者皆樂言古屋之大而於五架之難施兩楹之

難通獨未思及金氏知之因謂天子屋九架十八楹語

又不經楹之義以釋名爲正凡堂之柱皆有所依左右

偏之柱依於序楹北之柱依於室惟南面兩楹孤立孔

晁訓旅爲列亦謂兩楹並立於堂如扆下亦有楹何禮

經詳敍儀節一無見文云此知説古屋有二十餘丈之
廣者皆非也今定天子堂廣十八筵計十六丈二尺以
今尺較之尋十丈有一尺二寸半據江愼脩說古尺較今尺尋六寸二分半
爲棟楣庪之長木長而易撓故又云中閒設宗廟以承
之謂之梁梁在棟之中閒近人有設梁于棟之兩端又於梁中設柱大謬堂脩十四筵
計十二丈六尺以今尺較之尋七丈八尺七寸半爲梁
之脩堂有二梁梁值甬後楣下設大柱其南柱卽兩楹
今人謂之四經柱梁之值棟楣處其上皆有梲而庪卽
架於梁之兩端無柱以承之故謂之庪是以堂之中閒
祇有兩楹無四楹孔子夢坐奠於兩楹閒而曰明王不

與是王者亦祗兩楹也

鄭元云營屋三分瓦屋四分各分其脩以其一為峻賈公彥云營屋謂草屋草屋宜峻于瓦屋脩謂東西為屋則三分南北之閒尺數取一以為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為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為峻也以周案凡屋之峻以每架之脩短為準非取全堂南北之閒尺數賈疏非也脩謂每架之深假令南北七筵之瓦屋分為五架每架之閒㝵脩一丈五尺七寸半四分其脩以其一為峻則楣高于庪棟高于楣各㝵四尺弱三九三三若天子正寢南北各七筵分為五架每架之閒㝵脩三

丈一尺半四分其脩以其一為峻則楣高于庪棟高于楣各𡬶八尺弱七八七二記文上下言縮版暨涂此為築東西牆及布棟庪瓦之法也知四分為四分之一者以下文逆牆六分為六分之一決之也　又案異義引明堂月令云明堂高三丈蔡邕說同伏生書傳以為天子堂廣九雉脩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則高三丈六尺也竊謂路寢用夏屋制當卑于明堂鄭注檀弓云夏屋旁卑而大其高二丈六尺與以二丈六尺之高參峻丈五尺七寸强則宇之高一丈也故齊嘗于大公之廟子尾𡬶抽其桷以擊扉慶舍𡬶援其桷

而動嘗

禮家舊說寢廟皆五架後楣以北為室南為堂孔廣森云士喪禮注中以南謂之堂崔凱說卿大夫夏屋隔半以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然則棟以南至前庪為堂棟以北至後庪為室宋人說後楣以北為室非是以周喪禮注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中猶半也鄭注書顧命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與此注同又注禮經當阿為當棟當棟入堂深是鄭明以棟以南為堂也但中棟以北後楣以南謂之戶牖閒初不名室崔氏隔半中半語別孔氏誤解崔語遂傅會鄭注失之賈疏云棟北

一楣下有室戶是後楣北爲室其說非始自宋人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鄭元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

云奧既畢改饌云西北隅而厞隱之處孫炎云屋漏者

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以周案西北隅謂之屋漏西北

隅之隱闇處謂之厞屋漏言其明厞者隱也鄭箋屋漏

厞不分失之屋如字爾雅奧窔言其幽屋漏宧言其明

屋漏牖光所入宧戶光所入

犍爲舍人云古者撤屋西北厞以炊浴故謂之屋漏劉

熙云禮親殁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時若值雨

則漏遂以名之以周案喪大記云甸人取所撤廟之西

北厞薪用爨之此爲凶喪變禮不可以此說常制諸說誤

禮家舊說屋漏之屋讀同幄儀禮謂之席漏卽厞士虞禮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席言陽厭事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金鶚說室西北隅有向向北出牖也日光自牖中漏入謂之屋漏所謂當室之白是謂陽厭明者曰陽當室之白而以陽偁何尋以爲隱闇之處此厞字當從少牢古文作茀訓爲藉以周案陽厭對陰厭言爲當室之白其實在西北隅厞隱處當室之白爲屋漏其厞爲隱處渾言通析言自別正寢亷向金說誤

鄭[元]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劉熙云中央曰中霤古者覆穴後室之句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孔穎逹云鄭意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襍禮云浴于中霤飯于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以周案中室開牕納明以象古霤謂之中霤說文所謂在牆曰牖在屋曰囪此也窗字上从穴取覆穴之義下从囪象其形古寢堂甚淺而室不至亏廟者以此天子諸侯廟制大室居中中霤當今之棟北劉熙說是大夫士廟制室居後楣本亷所謂中霤也故天子諸侯有中

霤之祀大夫以下不祀而時人慮室之闇其諸亦為之與浴于中霤飯于牖下禮坊記文室中霤居戶楣之閒牖下當楣太室中霤在棟北牖下當棟與器禮毋加以遠之義皆合孔疏未昰

尙書家說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士有室無房伏傳禮家說大夫士東房西室而無西房孔穎達云士喪禮小斂婦人髽于室以男子括髮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惟有東房故也喪大記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于東房故婦人髽帶麻于西房也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戶之閒為中

也大夫士直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參用記疏陳祥道云大夫士亦東西房鄉飲記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記薦脯醢出自東房與大射禮薦脯醢由左房相類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李如圭云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萬斯大云大夫士若無西房則賓坐西北已過西序不容衆賓之席矣古吉凶諸禮多行于戶牖閒以其為堂之正中也若無西房則戶牖之㫄乃堂之西偏豈有行大禮不在正中而在偏旁者哉江永云自燕大射外房戶之閒是設尊之常

非必謂此處為中賓主共之也孔廣森云饋食禮毋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知以廟無兩房者非士昏及喪虞禮言房言房中者象見皆不指東西左右知以寢有兩房者亦非是則大夫士之廟乃有兩房其寢固東房西室以降于君而飲射在學與廟制同以周案特牲饋食士禮有東房之文聘禮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鄭注云館于廟經亦有右房之文右房者西房也是大夫士之廟有兩房之證

鄭元云斯干築室百堵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孔穎達云天子之燕寢即諸

侯之路寢故有左右房大夫以下無西房胡培翬云鄭
義天子路寢如明堂為五室之制燕寢為左右房之制
但唯云天子燕寢有左右房則諸侯以下之燕寢止一
房矣鄭箋解天子燕寢之室戶與路寢異孔正義不分
別正寢燕寢故後儒起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正寢之
制為左右房諸侯至士所不殊燕寢之制唯天子有左
右房諸侯以下東房西室漢揚鍇傳言房民之法家有
一堂二内此亦可證東房西室之制至漢猶有存者鄭
氏之說終有所受必非憑肊釋經特其注禮時以解正
寢尚是未定之論不及追改爾以周案禮經所說多是

正寢鄭注毋以東房西室為說非也惟士之正寢以昏
喪兩禮攷之鄭說無西房似為有據凡尊設于房戶閒
或設于東楹西士昏于正寢其設尊在房戶之東為無
西房也喪大記主人括髮于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
而士喪禮婦人髽于室為無西房也喪大記君儐言祝
祝而踊祝相君之禮須相鄉立士喪禮君升自阼階西
鄉祝負墉南面時立于房戶東戶各本作中誤茲依胡氏校正鄉君為
無西房也胡氏謂士之正寢有東西房似失察
鄭元云士昏禮記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北堂房中半以
北賈公彥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

名以周案東房北向與西房異故亦謂之北堂直室東
隅明洗在北堂之西偏也北堂卽東房故士虞禮云主
婦洗足爵于房中東房北北堂析言異渾言自通焦氏宮
室圖北堂在室北夠連兩房殊屬杜撰洪筠軒說西房
亦有北堂亦謬如北堂果有二經當以東西別之
胡培翬云士昏禮期初昏陳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
則爲燕寢明矣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入者從房還入
室也據此則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室之南無戶審矣
廟之制如正寢有左右房房與室皆向堂開戶而不相
通故特牲禮曰主婦出反于房出室必云反于房知經

但云主人出主人入燕出房入房之文爲室與房相通
明矣以周秦胡說東房西室之制房與室有戶以相通
近是云室燕南戶寢非正寢皆謂昏禮所言多女家事
期昏以下乃及壻家故鄭別之曰寢壻之室非謂燕寢
凡禮經稱戶皆是室戶房戶則言房以別之如此經尊
于房戶之東是也餘言戶皆室戶不㝵謂燕南戶
詩毛傳云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鄭箋云天子之
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又南其
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焦循云路寢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

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以周案此經無確解當效釋宮牖戶之閒謂之扆鄭元云斧依為斧文屏風于戶牖閒孔穎達云斧者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閒地也聶崇義云舊圖依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邵晉涵云鄭屢以屏風況依者據漢制言之釋名云扆倚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扆卽屏風斧扆特畫斧文于屏風亘以周案斧扆之義當從邵說孔氏詩疏以斧為屏風名誤魏書李謐明堂制度論引鄭康成三禮圖云扆從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聶引舊圖本此云無柄者古人繡斧皆不作柄斧謂

之黼黻之黼繡兩斧亦無柄與黻亞亞形相配士亦有扆見士虞禮記特無斧亘畫斧者惟天子

洪頤煊云室南面牖西而戶東各居其中舊圖牖居中戶居東偏或戶牖各居東西偏皆誤以周案伏生書傳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內室與堂同廣㝵三分之二牖居室楹之西戶居室楹之東各㝵三分之一戶牖閒亦㝵三分之一舊圖固誤孔巽軒張皋文洪鈞軒所繪圖亦未是鄭注特牲饋食禮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據士禮東房西室言之非通制也巽軒皋文誤以為東西房之通制因謂房廣于夾洪氏沿之又謂自堂上望之房

廣二筵其實有夾北一筵曲說滋起

儀禮通解云房戶室在南壁東西之中一說房戶近東

孔廣森說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洪頤煊說房

有兩戶一戶通夾一戶通堂以周棨洪說杜撰室從孔

說

禮家舊說兩序在房戶外之東西序內入序稍淺以周

棨序之廣如室淺當棟其南謂之序端其北謂之序內

鄭注公食大夫禮公立于序內云示親饌時設饌戶外

與序北近故云示親饌如舊說序內為負序與饌已遠

且贊者亦不得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序內之名與楹

內碑內同楹內在楹北碑內在碑北序內當在序北如
舊說東西序直抵房外則房廡以通堂乃大之與室等
又不顧室隘廡以行禮而庶子冠于房戶外與適子筵
東序少北謂之冠于阼亦何從區別耶

鄭[元]云中堂南北之中也賈公彥云聘禮受玉于中堂
與東楹之閒謂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再北侵半架于南
北之中于兩楹之閒亦侵東半閒李如圭云受玉于中
堂東楹二者之閒中堂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以周
案序以北曰戶牖閒曰戶東戶西曰房戶閒曰序內禮
經皆不謂之堂序當棟自棟以南至庪乃有堂名堂正

值兩楹之間經曰楹間明東西之節曰中堂明南北之
節中堂與楹間相值聘禮受玉在中堂之東東楹之西
故曰亏中堂與東楹之間以歸饔餼問卿受幣堂中西
例之亦可曰堂中東凡賓主人行禮皆在兩楹間賓敬
主君則趨就中堂東卿敬聘君之命則趨就中堂西公
行聘時位在東楹東與賓相鄉其授玉何必亏兩楹間
叟侵東半間凡曰之例皆東西相對未有以袤言者
賈公彥云序東有夾室李如圭云序之外謂之夾室以
周粲序以介東西堂非以介東西夾夾無序東之名其
近序處覲禮公食禮謂之序內與士冠禮謂之序少北

异
鄭元云公食禮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云公負東房負
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昇鄉公與賓也敖繼公云負東
房負其墉也士喪禮曰祝負墉南面此其上贊之正位
與以周案時公立序內故贊者負東房鄉君負東房立
房外也不必定當房戶鄭注欲昇鄉賓故以房戶釋
之敖說負東墉誤由序內之地不明也士冠禮庶子冠
云房外南面士昏禮姑酌席云房外南面亦負東房南
面又士昏禮尊云房戶之東有司徹以爵授婦贊者云
房東注以為房戶外之東如舊說序牆直侵房戶則房

外楹可負立之地房戶東夾設尊之處因謂房戶東卽尊東其實尊東曰房戶閒曰房戶外楹房外房戶東之名房外者房之外負東房者就房外而立卽所謂房戶東其地退亏夾北夾北者夾之北皆是禮家舊說堂上兩楹在前楣之下焦循云楹在棟與楣之閒以周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閒謂射于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庠堂物為射者所立之處庠物當楣而云射自楹閒是楹處楣下之明證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謂庠物當楣北者由楹外北面就物與序之鉤楹內異也焦氏據由楹外之文以為

楣在楹南之證謬矣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注云與主君相鄉下文云公當楣再拜是亦楹在楣下之證如焦氏說是賓進于君矣無此禮也

焦循說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自階至房戶之閒通可謂之階上燕禮小臣設公席云阼階上西鄉而其下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云公此爲自階至房戶閒皆名階上之證以周案樂正在西階工席之西東詣公位不辱越工席故必自楹內且公席亦在楹內也楹內有階上之名故士冠禮筵冠者云東序少北冠義謂之冠云阼但適子冠阼而庶子冠房戶閒不名阼士昏禮席

舅兮阼席姑兮房外亦分別言之焦氏并房戶堧通謂之階上失其義矣

鄭元云阿棟也士昏禮賓當阿致命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為庪沈彤云中脊為棟南為楣楣堧接簷為庪當阿者當庪也攷工記門阿之制宮隅城隅之制阿與隅兼舉知以邊對角言之也阿之言倚屋宇倚焉庪之言閣屋宇閣焉阿今文作庪名異實同以周案阿者曲而隆起之名士昏禮當阿致命謂在西楹之內當梁之曲而隆起處致命其上值棟故鄭注即以當棟釋之棟亦隆起之物也說詳昏禮門沈氏因今文阿作庪遂謂庪

有阿𠏉非也棟之阿高于門阿浮思高于宮攷工記門阿宮隅竝舉其高者立文鄭注自當

鄭元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于堂賈公彥云東夾南夾室之南是東于堂東夾北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敖繼公說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郝敬說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不屬于堂自堂徂夾必降階故禨記釁廟禮畢乃降而釁夾室張惠言金鶚說東夾南在東堂下東夾北在北堂下以周案顧命西夾南嚮明非東西相嚮禨記釁人升屋刲羊血流于前乃降謂降屋非降階也郝說大謬敖氏謂東夾北在北堂下

之東誤沿楊信齋圖夾在房外之說張氏金氏既依注疏夾在房南而夾南夾北又參用敖氏亦非攷漢唐舊說並無東夾南在堂下當東夾之文惟士喪禮賈疏依違經注乃云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此不足據李氏釋宮誤信此疏且改易其文張金二氏遂沿謬而不察其違

鄭元云士喪禮襲經云序東序東東夾前賈公彥云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以周案東西夾前曰序東曰序西此定名也西堂下亦曰序西士喪禮徹饌降自西階設于序西如設于堂是也東

堂下亦曰序東士喪禮絰帶繳于東方在東堂下其襲

絰于序東亦當在東堂下鄭注以堂上夾前釋之誤賈

疏知鄭之失依違經注以為堂下亦可偁東夾前李氏

釋宮張氏儀禮圖夾南之說遂由此誤敖氏以設于序

西為設于西堂誤與鄭同經於降自西階下乃云設于

序西又云如設于堂則序西為西堂下非西堂明矣

鄭元說房當夾北東西堂東西夾之前近南書某傳孔

穎達疏夾中央之太室謂之夾室房與夾室實同而名

异劉熙說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崔靈恩說房外有序

序外有夾室李如圭云東夾之北通為房中西夾之北

通爲右房楊復說夾室在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萬斯大胡培翬說序外分言之則爲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夾者夾輔中堂也以周案天子路寢東西九筵諸侯以下當殺天子如楊氏圖兩夾與房室並列分作五閒則中室迫陿無以行禮矣顧命西夾南嚮下又別言東西房東西堂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中亦別言東房是夾與房非同實亦非序外堂室之總名經傳中東西堂無夾名夾有室名而不謂之夾室夾室二字一見于小戴襍記一見于大戴釁廟與門連文盧注夾室門夾之室最確東西夾本偁夾對東

西堂言之亦偁室東西夾偁夾室始于漢之注家東西堂偁夾堂出于近之俗儒經曰東夾西夾是其主名東夾南夾之南近序東東夾北夾之北近房外鄭注特牲禮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云當夾北明非卽夾也釋宮亦誤讀鄭注　又案兩夾在東西房之南東西堂之北東夾之東西夾之西皆有牆其北亦有牆東夾之西西夾之東菸無牆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西夾之西有墉則東夾之東亦有墉矣又云六壺西上二以菸東陳注云東陳在北墉下則兩夾之北皆有墉矣東夾之西西夾之東公食禮謂之序內亦謂之序北序牆長

短以東西堂爲節故士喪禮注云序東東夾前不云即夾明東夾之西無序牆也則西夾之東亦無牆矣舊說兩夾皆有東西牆亦誤

禮家舊說兩夾在房南東西堂在夾南東堂東夾之東西堂西夾之西皆樹以牆而夾與堂皆南鄉東堂下者堂之東下西堂下者堂之西下近東西壁一說東西堂下即階東階西直序以外兩壁以內之間焦循說兩夾在序外兩堂在夾外東堂東鄉其下爲東堂下西堂西鄉其下爲西堂下舊說東堂下西堂下爲堂之東西下誤矣以周考室有東西牆曰廟無東西牆曰寢舊說有

牆與廟制合焦說兼牆與寢制合其解東西堂下皆誤也禮于阼階東西階西通名堂下謂南面堂下也其東西之堂下曰東堂下西堂下猶云東方堂下西方堂下亦謂之堂東堂西亦謂之東方西方鄭注東西堂下訓為堂之東西下義似迂曲其意欲以別堂之南下固是也後人又誤以東堂西堂連讀因東西堂南鄉遂以南下之階東階西當之于經文多不可通焦氏說夾室制固誤其說東西堂下亦誤以東堂西堂連讀禮經所言多是廟制廟有東西牆則東西堂必南鄉而非東西鄉明矣

焦循說東西堂東西鄉其下卽東西堂下堂東卽阼階東堂西卽西階西凌廷堪說東堂下卽阼階東西堂下卽西階西堂東卽堂之東壁下堂西卽堂之西壁下以周案東堂下卽堂東西堂下卽堂西大射儀賓之弓矢皆止于西堂下又云賓降取弓矢于堂西是其證焦凌兩說胥失之矣凌氏又曰大射袒決遂在次鄉射無次于堂西袒決遂取其隱蔽而已今以堂西爲西階西是枉顯處矣駁焦說是

士喪禮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醴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經帶皆饌于東方西方盥如東方鄭元云如東方者亦用

盆巾餕亏西堂下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賈公彥云南與坫齊北陳之以周案東堂下即東方南順齊于坫謂堂下之陳以坫為節非陳亏階上也徐健菴通攷圖脯醢盆巾之屬皆在階上坫側誤

鄭[元]云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南北直屋梠陳祥道云廟之左右有牆周之在西曰西壁在東曰東壁以周案特牲禮主婦眡饎爨亏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西壁為西堂下之牆非堂上南北直屋梠者鄭云西壁堂之西牆下明經義也又引舊說存別義也賈疏誤會鄭意以為引舊說證成其義則注云堂之西牆可矣何以

云下乎注云西牆釋記西壁云堂之下本經西堂下爲文葢古人堂基高外有短垣衞之其高如坫西京賦所謂設砌厓隒是也說文壁垣也馬注書垣墉云卑曰垣渾言之壁牆墉廂通偁析言之在堂謂之序在房室謂之墉在東西堂上謂之廂在東西堂下謂之壁其廟外四周之垣謂之牆禮經用字分别甚嚴如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鄉飲酒禮俎由東壁自西階升士虞禮饎爨在東壁特牲禮饎爨在西壁皆據堂下言之士喪禮曰爲垼于西牆下又曰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分别言之注云西牆中庭之西東壁南面則當坫之東亦分别

釋之陳氏以東牆當東壁與經顯違李氏釋宮江氏鄉黨圖攷洪氏宮室荅問皆沿陳譌

鄭元云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見其母適東壁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陳祥道云廟之左右有牆以周之在西曰西壁特牲記所謂饎爨在西壁是也在東曰東壁士虞禮所謂饎爨在東壁鄉飲酒禮鄉射記所謂俎由東壁及此適東壁是也以周案依鄭注饎爨在東壁謂廟之東堂下此適東壁謂寢之東堂下故云適東壁出闈門也知不在廟之東堂下者經無主婦入廟之文又禮婦人不下堂位在房中廟之東壁不得有婦人位

也知非廟之周垣東牆者禮周垣謂之牆堂下謂之壁其偁謂異也冠子將入見母云寢降自西階卽由廟之西壁出闈門適寢之東壁爲時母不在廟中也下見姑姊曰入見鄭注入入寢門此見母不曰入下又曰送母又拜則其母在寢之東壁可知婦人自寢入廟由闈門闈門在廟之西牆寢之東牆舊圖多誤

坫有四一堂隅之坫一出尊之坫一康圭之坫一庋食之坫皇侃云反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賈公彥說明堂位崇坫論語反坫在廟中儀禮言坫皆據堂上角爲名大射儀注云豐以承尊也此豐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

之坫致爵亏其上阮諶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聶崇義說坫以承爵施亏燕射之禮則曰豐都勁一木爲之口圜微侈以周案坫絫土爲之故亏文从土四坫皆同爾雅垝謂之坫垝爲毀垣是牆之隋而卑者坫則方而尤卑也坫非用木阮說失之反坫非大夫所有而大夫鄉射尋設豐則豐非反坫可知賈聶兩說尤悖

賈公彥云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江永云堂之四隅卽爲坫非別有土爲之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是燒土爲之焦循云說文坫屏也堂角爲小屏謂之坫以周案鄭注士喪禮云衆主人辟亏東壁南面則當坫之東又

注特牲禮云爨竈近西壁南齊于坫是坫卽因東西壁之隅別築土爲之諸說皆誤賈疏是

鄭元云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人君與鄰國有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于其上孔穎達云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閒近南黃震說郊特牲反坫與臺門相聯逸周書反坫與四阿相聯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聯蓋如院司蘗門內立土牆之側以周案禮飲畢反爵于篚未聞有奠于坫者明堂位云反坫出尊謂出其尊而反之于坫反之言出俗解反坫爲覆爵大謬坫以處尊舊解反坫爲反爵亦誤禮殺反爵不反尊禮盛爵與尊俱反於故處邦君之

好元后之饗其禮盛有反尊之事故設反坫尊在兩楹之閒坫當設亏兩楹之南故鄭注明堂位云反坫當尊南若兩楹之閒爲賓主行禮之所不可以設坫鄭注閒字似南字之誤行禮時尊在兩楹南之坫獻酢時設之亏兩楹閒飲畢又反之亏故處爾東發說別一義

鄭元云反坫出尊當尊南也禮君尊亏兩楹之閒金鶚云兩君燕飲宜尊亏房戶之閒與東楹相當坫與尊同處明堂位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天子反坫在尊南則諸侯反坫當在尊北以周案反坫本諸侯所有而魯兼用天子之祟坫故記者連類侈言之鄉射尊亏房戶

閒燕禮尊亐東楹之西兩君之好其獻酢時尊亐兩楹閒與燕禮同飲畢則出其尊反亐兩楹南之坫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出釋反康釋崇記者自明兩坫名義如此非有尊南尊北之分也金說姝誤其謂天子有二坫堂下坫以反諸侯之爵叓饗禮賓主其一尊（見鄉飲酒義）故無二坫其爵天子反亐堂上之篚諸侯反亐堂下之篚自當有別

禮家說反坫崇坫並在兩楹閒崇坫康圭康讀亢龍之亢亢所受圭爵亐上焉吳廷藝說覲禮侯氏入門右坐爵圭爵之亐坫也崇坫在門右金鶚說崇坫在庭之東

以周案崇坫取康圭之義康之言大謂崇大之也記曰康周公天子崇大其圭受而撫之云坫曰崇坫非侯氏所尊尊也鄭注本明吳金諸說皆鑿覲禮侯氏坐取圭升王受之玉玉之者卽康圭之義云以撫之云崇坫

邵晉涵云宗廟謂之梁謂其大而居中也此為堂上之梁其𣚍橫列者為榱梁縱而楣橫程瑤田云今之所謂棟者極之橫材也所謂梁者枅之正材也爾雅棟謂之桴楣謂之梁言屋之上覆者並非大木莊子云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棟梁之所用細枝也郝懿行云梁

說文云棟也釋名中央曰中霤則廇為中央之名朶本棟名朶廇中央斯謂之梁以周棨朶之言大木之大者謂之朶猶川之大者謂之㐬也棟梁皆屋材之大者故棟謂之朶而梁亦有朶名梁如橋梁毛詩傳留曲梁也廇與留霤相近屋之大梁曲而如霤故名朶廇班固西都賦抗應龍之虹梁李注形似龍而曲如虹是也郝說非程說叟謬莊子細枝對大梠言謂其本大末細無用之材非謂棟梁用細枝也棟梁大木見于傳記甚多

爾雅桷謂之梁桷一作榍許慎云榍門樞之橫梁桷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鄭元云桷椽梁也書高宗諒闇諒古

伲梁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以周

案爾雅杗廇謂之梁為承棟之正梁此云楣謂之梁楣

謂門楣梁是門梁鄭注鄉飲酒公食大夫禮並云楣謂

之梁以門楣釋棟楣誤而所見爾雅伲楣謂之梁書高

宗梁闇卽柱楣鄭注自確既虞柱其楣而啟戶有同楣

梁之義爾雅楣梁與閾閫樞椳並列是梁屬于門謂東

西堂之門梁觀下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自知寢之東西

堂兼牆而加楣梁以為門其門之梁亦以持楣故楣與

楣皆有梁例

爾雅楣謂之梁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

之戹郭璞云梁門戶上橫梁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為固也玉篇云落時謂之戺戺牀巳切砌也以周案檼棟也門樞無達北棟者此謂寢東西堂之門樞也無東西箱有室曰寑寑制堂之東西無壁而設以門門上設梁門下設落時落時之長與梁等皆自南柱達北杗爾雅杗廇謂之梁方者杗之借杗者棟也故郭注以檼言之凡五架之柱無專名多以所駕之庋楣棟名之達北之杗謂駕棟之柱也落之言絡連綴之意時猶持也爾雅室中謂之時玉篇引作跱跱止也落時取持止之義樞者動物非有達北杗之木連絡而持止之必不能固也

釋文戺作扆云本作戺音俟或作扆音戶戺之言切也
限也扆讀如扆民之扆止也限止同義謂所以止其扉
也爾雅柣謂之閾柣字漢人多作切攷工記鄭衆注眼
讀如限切之切限切謂門限也門限謂之切切謂之戺
廣雅柣戺切也西都賦[元]墀釦切卽顧命之階戺切以
銅沓故西京賦謂之金戺金戺卽釦切自廟寢之制不
分而榍梁之制失楣逢北棟之解昧戺之名亦淆室有
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之文亦不明
僞孔傳云堂廉曰戺一說戺之言砌南面兩階之旁砌
石以捹階齒以周桼落時謂之戺戺者楄之逢北方而

地近南階之厓隒其下為主婦視饎處饎古文作𢇁或
从倉作䭀今周禮又作糦說文云𢇁古文作戺以其上
門樞名戺其下饎爨名𢇁古文以為叚借字故許云爾
也知𢇁戺之通俗而戺之地亦可定矣書四人綦弁夾
兩階戺寢之南面有兩階其東西兩端有兩戺二人立
兩階下二人立兩戺下皆南面夾之也知立在階戺下
者以四人皆綦弁也東西兩戺亦有階知階非東西階
者以下文有二人立東西垂是東西階有防之者矣偽
傳戺訓堂廉廉在堂上何云夾階堂上安冕何云綦弁
階旁設砌亦不獨南面為然張衡西京賦刊層謂削平階

堂設切厓隒謂砌其邊四面皆同

鄭元說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言洗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賈公彥云屋翼卽今之搏風在屋棟兩頭夏屋兩下李如圭云天子諸侯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以周案士喪禮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云東西榮別言前後則士屋亦有四榮矣喪大記復者降自西北榮則後西榮在西北而四榮在屋之四角矣鄭云霤屋檐也霤卽屋梠榮

屋梠之兩頭起者此榮霤之別焦理堂云有四榮必有四霤若惟南北有檐東西無檐兩頭喬起之檐將何所附而謂有東榮無東霤可乎喪大記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此冒君夫人而曰皆云榮矣則榮不獨大夫有之可知榮旣為諸侯大夫所共有自不得以有榮而斷大夫之不四霤也焦氏此說極明

爾雅開謂之槉楣謂之梁棄本亦作節說文云梠欂櫨也欂櫨柱上枅也枅屋欂櫨也楣屋枅上標也以周案據爾雅楣梁同物據說文梠枅欂櫨為一物楣又一物

段懋堂云欂注西京賦欂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欂方小木為之欂柱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亏枅亦方木也靈光層櫨曲枅之下曰芝欂攢羅景福蘭欂積重之下曰欂櫨各落此可證欂與枅非一物爾雅渾言之許析言之然許又引爾雅欂謂之格欲見渾言析言兩不相背

杜預云援廟桷動亏甍甍屋棟焦循云甍从瓦亡非木類釋名云屋脊曰甍孔疏取之但屋脊與棟居屋正中慶氏縱多力亦何能援桷使之動惟廣雅云甑謂之甍甑即霤蓋雨流處之瓦之名張衡西京賦云甍宇齊平

卽霤之一證以周案甍屋脊當從釋名屋脊在棟故說文亦云甍屋棟援桷屋脊動言其力若霤瓦桷動自動不待言也時齊大公廟用夏屋制夏屋屋大而宇卑鄭注檀弓云夏屋旁卑而廣鄭知爾者以攷工記瓦屋四分其脩以一爲峻推之自見夏屋屋大而宇卑故子尾尋抽其桷慶舍尋援其桷洪鈎軒據此以爲古屋狹小之證非也夏之言大鄭謂之旁卑是也以爲屋小失其義矣

受業太倉唐文治初校
子家岱復校

禮書通故弟二

宮室通故二

定海黃以周述

郭璞云兩階閒謂之鄉人君南鄉當階閒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羣臣之列位也金鶚云庭指內朝路寢庭凡言庭皆廟寢堂下聘禮中庭謂廟堂下之庭燕禮中庭謂路寢堂下之庭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但為平地故其文从廴以周案庭廷本別說文可證但經傳亦多通用爾雅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以燕朝言燕朝君

立兩階閒治朝君立路門外負屏皆南鄉兩階閒在階下東西階之中閒屏亦當在階下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立戶牖閒負斧依與朝禮異

鄭元云士冠禮賓降一等執冠者升一等則中等相授降三等下至地疏家云士堂高三尺階三等以此推之天子之堂高九尺階九等諸侯七尺七等大夫五尺五等敖繼公云攷工記言天子堂崇九尺以是差之則公侯伯七尺子男大夫士同三尺三尺三等階段玉裁云中卽中月而禫之中中等相授爲隔一等堂廉下有階三等張惠言云凡階上等卽堂廉士階三等堂廉之下

止二等故注云降三等下至地所以賓降一等紒冠者升一等注云中等相授中隔也謂不並等也與中月而禫隔一月者微异以周案凡堂高廉一尺鄭注士昏公食禮皆以降堂為止階上則堂廉卽階上等矣降一等為降階降二等則盡階矣故曰降三等下至地凡一等皆一尺如段氏說堂廉下有三等則士堂高四尺失其義矣敖說更謬諸侯七尺大夫五尺記有明文何㝵鑿空言之

鄭[元]云奔喪婦人升自東階東階東面階一說東階卽北階北階在東以周案從鄭注

鄭[元]云顧命側階東下階僞孔傳云側階北下立階上孔穎達云立于東埀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其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王鳴盛云䄠記說諸侯夫人奔父母喪升自側階奔喪禮云婦人升自東階知側階即東面階也埀與階有別埀在堂廉上階在堂廉下以周案側階北面階地在東北故奔喪篇亦謂之東階當從僞傳

鄭[元]云宮必有碑設碑近如堂淡賈公彥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敖繼公云碑居庭東西南北之中金鶚云設碑之所四分庭一在北以周案聘禮歸饔餼醯醢

百罋夾碑十劉又米百筥設亏中庭纔醯醢而南則碑在中庭之北有明證矣又還玉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則碑之近堂又可知也鄉射禮設洗如堂深設楅南當洗則楅如堂深而碑在楅北又近亏堂故鄭云近如堂深此地無可斥言故以近擬之如賈疏碑與楅同在一處射時何以為禮乎張皐文禮圖設楅如堂深碑又遠之幾中庭非也凡寢廟皆有碑徐健庵謂寢無碑亦誤

禮家舊說三分庭一在北設碑碑如堂深七筵庭有三堂之深二十一筵以周案士冠禮三分庭一在北設洗

鄉射禮設洗南北如堂深此庭深三堂之證也但不𭘾以碑言亘碑近堂未及三分庭之一也今定天子路寢堂脩二七十四筵庭三堂之深四十二筵其埒後階上至堂檐尚有數筵路寢庭卽燕朝也合堂庭計之約有百步故匠人云市朝一夫鄭注云各方百步謂朝亦各百步也王宮方三里縱橫各九百步朝居三分之一其地有三百步故可朝各百步也賈疏以爲天子二朝居一夫之地本譌洪筠軒據以爲說宮中一夫治朝至外朝一夫則王宮似止一里之大從古無此說也戴東原焦理堂以侯道準寢庭亦未甚當說詳射禮門

荀子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風俗通義公羊傳注作大夫以帷士以簾賈公彥云覲禮侯氏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據此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金鶚云星經大微垣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執法所以擁蔽帝庭也天皇會通云內屏設于路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天子宁立其旁也此天子內屏之證覲禮當以出自屏南為句謂自屏南而出也屏若在門外稍遠于門侯氏何必南行繞出屏外而轉北行以適門西乎出自屏南正可為天

子內屏之證武王踐阼篇師尚父奉書而入負屏而立
入門而負屏在門內甚明以周禁天子外屏其說甚古
未可輕易覲禮云出門後乃云屏南固足為外屏之證
司士云指孤卿大夫士之下指門左指門右特箸王還
亦足為外屏之證覲禮自屏南適門西自適相對為文
適門西必自屏南者為將襲也襲當在隱處舊解自通
師尚父奉書而入謂入外門
孔穎達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
外而近應門江永云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
內若路門不當有屏焦循云屏以木為之可設可去以

周案屏謂之蕭牆是築土為之非用木可移置也屏亦謂之樹論語邦君樹塞門言塞門則屏必近于門矣門既設屏車不㝵出入故人君至卿位則下記曰君子下卿位卿位在治朝則應門不㝵有屏矣自鄭注樂師有天子登車在大寢西階南之說焦氏因謂屏可設可去承謬襲譌未足信也

爾雅屏謂之樹廣雅罦罳謂之屏李巡說以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璞說小牆當門中以周案爾雅屏謂之樹都名也廣雅罦罳謂之屏別名也屏有二一塞門之屏以土為之罦罳在門上以木為之鄭注旅樹反坫引爾雅

文云樹所以蔽行道又注疏屏天子之廟飾亦引爾雅文云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分剖兩屏其義甚當近王懷祖郝蘭皋牽合為一失之又案鄭疏屏注上二句釋疏屏為浮思下二句又引漢闕罘浮思以為比浮思本作罘罳綴以交疏之木其形如网目故字从网云刻之為雲氣蟲獸乃其踵事增華者若漢之宮隅曰罘罳是也故云如今闕上為之罘思罘罳亦有不同冓人亦多牽合為一

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李巡云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宁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劉熙云宁佇

也將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將見句絕或讀將見君為句謂宁是人臣佇主處誤孔穎達云天子亐門外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邵晉涵云天子外屏門以外屏以內謂之宁諸侯未集天子佇立亐此諸侯既集則出至屏外負屏而立曲禮以負屏為當宁猶以負依為當依也以周案門屏閒非視朝所立之處記云當宁非即宁也人君視朝在路門外當宁司士正朝儀之位曰司士擯詔王出揖孤卿大夫士又曰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謂內還鄉門鄭注云此王日視朝事在路門外之位擯謂詔王出揖朝者然則未擯之前天子佇立亐宁既擯王出揖朝者當在

路門外屏外當宁以朝故司士云指孤卿大夫士之下特著王還以見王時在外屏外不在門也如舊說天子立門屏之閒以朝幾云面牆與臣下不相見曲禮孔疏謂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亦慮面牆之不可而依違其說也如金氏說天子亦內屏其朝大門屏之閒則指門左指門右亦何必云王還矣

江永云門屏之閒謂之宁婞就諸侯內屏而言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則當路應兩門閒為宁矣一說天子屏在應門內路門外門屏之閒謂之宁婞指天子外屏言諸侯屏在路門內不得言門屏之閒為宁一說屏之內謂

之宁宁不㝵屬人君言以周案記言天子當依而太當宁而太皆㝵屬人君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自統天子諸侯諸說皆非

鄭元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亏正堂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釋宮云一門而塾四外塾南向內塾北向段玉裁云北向者為塾㝵堂脩廣三之一南向者亦為塾亦㝵堂脩廣三之一 故記曰門堂三之二北向南向兩堂之中其一 室室㝵堂脩廣亦三之一與門之脩廣等張惠言說門有四堂四室夾後各以一架為室一 架為堂以周案門有左右塾其夾一 堂故曰

夾室攷工記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門堂卽門室對門堂爲文卽所謂塾是也非塾更有室段張兩說俱不足憑鄭云門堂取數亏正堂謂正堂六筵門居三之一得二筵故解路門不容乘車五个以爲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其實亦難依據寢廟同制廟門容大扃七个其廣二丈一尺矣左右塾亦可分內外爲四塾士虞禮羞燔俎在內西塾是其證

鄭[元]云路門不容乘車五个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金鶚云不容五个是四个有餘五个不足之丈其廣

三丈也廟門二丈一尺是寢廟之門若大廟之門當與
路寢門同以周案金說本焦理堂其語較明
皇侃孔穎達說門止一闑禮所云中棖與闑之間爲中
門賈公彥說門有東西兩闑兩闑之間爲中門焦循云
賓不中門大夫中棖闑之間豈大夫轉中門乎以偏爲
中斷無此理且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
士介雁行亏後示不相沿也夾闑言君與介夾闑之左
右若止一闑是介與君並行矣若中門卽棖闑之間必
大夫隨君後何以爲不相沿孔疏非也王引之張惠言
說經亏闑曰闑東曰闑西無東闑西闑之文注亦不云

有東西二闑賈疏引鄭論語去不中門注云大夫行不當
根闑之中央則鄭以為一闑尤明中門者一扉之中也
以周案門必兩闑所以表中門也大夫士行大不中門
而玉藻云大夫中根與闑之閒則根與闑之中央非中
門矣王伯申以為門止一闑詳列六證以辨賈失其大
意謂經注言闑不別東西是門無二闑之證其實經舉
根闑各就一偏為文故不待別其東西義自可見根明
有二亦不見有東根西根之文矣曲禮大夫士出入君
門由闑右不踐閾此以臣禮言據東偏為文凡臣皆由
門東而入卽士之朝位在西方其入亦由門東曰由闑

右其為東闑可知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以賓禮言據西偏為文凡賓皆由門西而入卽兩君相見其君入必中門亦入自西偏之門曰闑曰棖其為西闑西棖亦自可知玉藻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公事用賓禮私事用臣禮賓自門西入臣自門東入亏入不中門之下曰闑東曰闑西此正門有兩闑之證如門止一闑則闑東闑西卽是中門上下文相觸戾矣且曰中門者必中亏門也曰中棖闑之閒者必中亏棖闑也棖闑之中乃一扉之中所謂闔門左扉立亏其中是也以中扉為中門則大夫中

根闑之間正中門矣介拂闑與君並行矣非也

焦循云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謂是門中之闑西非門西之闑西也王引之云闑西者右扉所在也門中者右扉之中也若謂門有兩闑則經當云布席于門中闑閒不㝵云闑西矣以周案門中與中門異中門者中其門也門中者不必其正中布席門中必箸之曰闑西所以定其位也布席闑西必箸之曰門中闑西者所以別門西之闑西也焦說是如王氏說經曰布席于闑西可矣何必緟言門中且扉不可以冒門中扉不可以冒中門

孔穎達云行不履閾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焦循云鄭以不履閾屬上賓入不中門爲義云辟尊者所從中門爲尊者所從閾亦尊者所從蓋閾與門限有別擯兩扉則用門限啟門則徹去門限而設兩闑兩闑閒則設閾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閾以周案焦說蓋非然經言不履閾皆與不中門對文或與自闑右速文士冠特牲禮亦云門中闑西閾外存參

爾雅柣謂之閾橛謂之闑許慎云闑門梱也閾門榍也鄭元說闑門橛閾閫皆門限也孔穎達云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以周案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曲禮

由闑右闑有左右東西之偁則闑爲豎木甚明闑門橜豎木梱門限橫木廣雅橜闑朩也沿說文誤

鄭元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賈公彥云凡平諸侯三門有皐應路若魯三門則曰庫雉路劉敞云天子亦三門有皐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江永云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謂魯擬其制非謂惟魯有庫雉餘諸侯不辱去也戴震云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皐門應門也以周案天子五門說本

先鄭明堂位天子有皐門郊特牲王有庫門周書作雒
解有庫臺其偁應門路門者尤多惟雉門無見文劉戴
說不足信諸侯之門未有偁皐應者明堂位庫門天子
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則皐應為天子門甚明賈疏本詩
箋亦非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
鄭衆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
應門五曰路門鄭元云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及
兩觀災賈公彥云引春秋傳者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
觀為中門則知天子五門雉門亦為中門有兩觀矣以
周案五門之次當從先鄭天子之宮門曰路應庫其城

門曰雉臯檀弓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寢門爲宮之內門庫門爲宮之外門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亦謂宮之外門又曰繹之于庫門內言不宜在外門當于廟門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當是應門仲師說庫門康成說雉門皆非

古春秋說天子周城諸侯軒城毛詩說王之郭門曰臯門鄭箋說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陳奐云詩之臯門傳以爲郭門則臯門非宮門天子郭門爲臯門城門爲雉門庫門爲宮之外門應門爲宮之中門路門爲宮之內門合城郭

為五門離之則為三門諸侯南面無城以宮垣為城牆即以宮之外門為城南門非如徐彥所疑城墉不完之說也諸侯之宮亦三門庫門為宮之大門雉門為宮之中門路門為宮之內門唯天子以雉門為城門諸侯無城門以雉門為宮之中門為異以周案天子宮垣之門有三路門為宮門之終亦曰畢門應門為宮門之中亦曰中門庫門為宮門之外亦曰大門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太云畢門之內謂路門也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謂應門也聘禮公出及大門內問君賓對與秋官司儀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兩文竝同大門內

郎中門外是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證古者王宮方三里周築爲城或謂之周城又曲其城而設重門或又謂之曲城對國門言之亦謂之中城毛詩說皐門據中城言之中城之郭門曰皐門其城門曰雉門與諸侯亦有中城而闕其南方謂之獻亦謂之軒城春秋兩書城中城郎此也魯城中城與梁伯溝宮同見故穀梁傳曰非外民也天子周城亏外朝南設重門故有五門諸侯軒城不設門故止三門何注公羊云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說文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獻皆從古春秋說與毛傳合仲師說天子五門曰皐雉庫應路諸侯三門當以

雉庫路為次雉門為公宮之大門魯雉門設兩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太宰縣治象司徒縣教象司馬縣政象司寇縣刑象並在象魏象魏當在大門如康成注雉門為中門是萬民可以出入宮門非已禮運仲尼與於蜡儐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亦祭宗廟宗廟在大門內故得出遊雉門之觀如雉門為中門不得云出陳申毛傳有見諸侯三門之次仍沿鄭譌

孔穎達云左氏傳子良伐虎門鄭元以虎門為路寢門此亦當然或以為非路寢門當是宮之外門以周案路門師氏謂之虎門書又謂之畢門春秋傳之虎門後世

放之爾
金鶚云天子諸侯大夫皆三門曲禮客至于寢門先言每門每門非一門合之寢門是有三門矣聘禮問卿亦有每門每曲揖大夫之廟與天子諸侯同在中門內則聘賓之入必歷外門中門故曰每門大夫有二朝內朝在寢門內外朝在中門內士無臣故無朝無朝故止二門以周案舊說大夫士皆二門大夫二朝內朝在寢門內外朝在大門內其由大門入廟門中有閤門故有每門每曲之制曲禮所言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不專指大夫言故曰凡如據此為三門之制則亦可謂士有

三門乎

何休云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劉熙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焦循說天子應門設兩觀諸侯則臺門也闕與臺門止一與兩之分兩曰闕門一曰臺門以周案觀謂之闕闕在門之兩旁西都賦圜闕竦以造天若兩碣之相望是也子家駒以兩觀爲天子禮故何注有天子兩觀諸侯一觀之說其云天子外闕者天子周城闕設皋雉兩門門各兩觀也諸侯軒城惟雉門之在宮中者有一觀亦在門旁別築土爲之非門上架屋如焦理堂所說且臺門者謂兩旁築土爲臺臺上

架屋以為門亦非築土為門門上架屋如焦理堂所說

天子五門諸侯三門皆有臺故曰天子諸侯臺門

鄭元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戴震云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焦循云鄭注角釋隅角浮思者城之四角為屏以障城高于城二丈以周案從焦說宮隅周城之隅城隅國城

鄭元云天子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也高誘云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尙生育餧獸之藥所不㝵出也嫌餘三方九門㝵出故特戒之以周案高意匠人營國方九里㫄三

門四旁共十二門以時在春東三門為王氣所生故磔禳止此三方餧獸之藥亦毋出此九門然門有十二但曰毋出九門反致人疑東方三門之可出月令及呂覽曷不并數之而曰毋出十二門乎其說迂矣今從鄭注

王氏述聞云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鄭注云旁磔于四方之門四方之門即九門也凡言旁者皆徧四方之謂則毋出九門亦謂四方之門矣蓋南方三門東西北各二如世室九階之例古人言城門者多寡不同攷工記則十二門月令則九門齊策言衛之城門則十門參差不一此不能合者也王說亦通

公羊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劉向云天子諸侯三寢高寢居中路寢居左右春秋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何休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西宮小寢內室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鄭[元]云王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后象王太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賈公彥云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胡培翬云諸侯路寢一小寢三夫人亦正寢一小寢三孔疏夫人三寢兼正寢言

非是金鶚云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左傳子國子亘劫鄭伯以如北宮又衞侯歎亏北宮有北宮則有南宮矣南宮卽路寢東宮西宮北宮皆小寢則諸侯有四寢矣夫人亦有四寢正寢一小寢三以周案天子諸侯之寢見亏經傳者止有路寢小寢所謂燕寢高寢皆小寢也鄭注小寢有五據后六宮儗之也天子為后立六宮見內宰及昏義諸侯夫人有三宮見祭義六宮正寢一小寢五鄭注是三宮正寢一小寢二故祭義云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鄭注三宮半王后亦兼正寢言以此例之則諸侯三宮亦正寢一小寢

二可知也金氏胡氏謂正寢外別有三寢自古無此說
未敢信也公羊家言天子諸侯皆三寢與禮家說異其
言小寢有中宮東宮西宮與禮家說合高寢即釋服之
小寢大亏三宮故謂之高而實小亏路寢故穀梁傳曰
高寢非正也劉子政治穀梁學所引傳與今异匠人內
九室當在后正寢之側側室不㝵謂之寢賈疏亦非寢
依說文作寑
徐彥云君在西宮太子常居東宮易象西北為乾乾為
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為長子故太子在東胡培翬
云宮室之制㴽有正寢次有燕寢次夫人正寢及燕寢

皆南北相値爲之子所居當在其旁故曰東宮或子衆
多則各太一宮儀禮所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是也太
子長故處東宮非對君在西宮而名以周案從胡說
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逸禮說東南偏門西北偏闈以
周案劉昭續漢志注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
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此門闈之分也臧文
門亦偏闈不必在宮中亦不必分東西左傳子我歸屬
徒攻闈與大門大門旁之小門亦偏闈是闈不必在宮
中劉昭續志注引大古明堂禮曰中出南闈曰側出西
闈曰闈出北闈南北之門亦曰闈是門闈不必分東西

廟在寢東其闈門當在西牆江愼修戴東原張皐文圖在東牆孔顨軒圖在北牆金誠齋又說四周皆有闈俱未可信

鄭[元]說士虞禮啟牖鄉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以周案牖與窗渾言通析言別牖从片片判木也判其木以為扇可閉可啟窗古文作囪篆作囱象木交錯之形是不可啟閉者也鄉為牖之別名非室北別有鄉或以北出牖解之非

毛詩說塞向墐戶向北出牖也庶人蓽戶韓詩說鄉北向窗也孔廣森云士虞禮啟牖鄉嚮大記寢東首于北

牖下是寢有北牖寢室偏西其當西堂之北者必幽闇故為北窗以助明洪頤煊云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士喪禮商祝從入當牖北面是室中北墉有牖以周案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則宗廟正寢之牖不北可知詩塞向墐戶必非正寢之制正寢之戶雖寒不墐則所塞之向亦不在正寢可知此乃庶人之制毛傳自明孔洪說誤喪大記北牖下牖乃墉字之譌見鄭注士喪禮當牖北面徹枕謂當南牖北面徹之時祝值尸南亦見鄭注凡正寢之室北有墉無牖

爾雅陝而脩曲曰樓許慎云樓重屋也劉熙云樓言戶

牖之閒有射孔婁婁然也以周案經傳樓臺連文左傳因諸樓臺爾雅陝而脩曲曰樓承上四方而高曰臺爲文樓者臺上廔廔之屋也其字本作廔說文廔屋麗廔也玉篇廲廔綺窗則樓者戶牖之閒麗廔交疏所謂浮思是也其制惟施于城隅宮隅鄭注考工記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賈公彥云浮思小樓是也城隅宮隅皆築土爲之形陝而脩至隅又曲鄭注浮思謂之角亦取陝而脩曲之義邵郝二家疏爾雅說皆未明說文廲廔字作廔樓訓重屋亦謂重屋之廲廔也故樓之下次以囪通之窻闌檻之楯楯閒子方格之櫺自後世廲廔之

制失而樓為重屋之通名亏是紛紛駁說文矣
爾雅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而無室名曰榭以周
案爾雅無室曰榭掌上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為文箱者
牆也有室謂夾室說已詳上若并夾室而無之謂之榭
則榭者自後楣以䒜無夾也故杜注左傳宣榭火引爾
雅文云屋歇䒜與李注異榭即所謂堂皇非在臺上孔
疏謂居臺而臨觀講武直以為臺上之屋誤
尚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
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
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

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鄭元云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二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焉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以周桊伏說遂郊之數亦與周禮不可通詳田制門

异義云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

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鄭元駁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昇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兮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兮是定可知矣以周案諸家說板有八尺一丈之异雉有五堵三堵之别公羊定

公十二年傳云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何注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
凡周十一里三十二步二尺也公矦之制禮天子千雉
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矦方
百雉天子千雉云云皆春秋說文蓋春秋緯也戴禮韓
詩說板制雉制與公羊同其云雉四丈與何注异何意
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皆言其長戴禮韓詩以為五板而
堵為雉之高五堵而雉為雉之長故云高五板為一丈
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佀一丈為板五板為堵三
堵為雉堵雉皆高一丈而堵長一丈雉長三丈詩百堵

皆佗毛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文與此同三堵為雉
毛詩無文要之毛詩及周禮左氏說皆是古文家其同
可知而戴禮韓詩公羊乃今文家說其所傳異也鄭箋
毛詩不用古文家說引公羊傳文云雉長三丈則板六
尺以破毛傳誤矣且板六尺今文家亦無是言不足信
也其駁異義語是

異義云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
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
男之城高以周案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

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鄭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賈疏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戴東原云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惟子男之城或同都城爾說各歧異

今從注疏

異義云云其說已佚鄭元駁云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

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周案據匠人文天子營國方九里據典命文公九里則天子當十二里鄭注典命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鄭意以此為正故駁异義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為或說其箋詩文王有聲云文王之城方十里大亏諸侯小亏天子之制注論語以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見左傳隱元年疏皆以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金誠齋以九里之說為確左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夫鄭伯爵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一里計

百八十尺三百雉適足五里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逸周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七當爲六字之譌千六百二十丈是爲九里此周天子之制灼然可據

鄭元云襍記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杜預云宮室始成祭之爲落孔穎達云落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以周案爾雅落始也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

侯落之謂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曰今君為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考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鄭注襍記云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諸大夫發焉以為證哀十七年傳衛侯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事亦相類落以享賓釁以祭神明是兩事注家多溷言之未是說詳王氏述聞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許慎云廛二畝半也二或作一一家之居趙岐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以周案一廛二畝半此定制也孟子五畝之宅并據樹桑之地言之毛詩七月爰求柔桑傳云微行牆下徑也引孟子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以為不樹桑麻亦引孟子文遂人上地夫一廛鄭注廛城邑之居亦引孟子文是毛傳先後鄭注並以五畝之宅為邑居非合廬舍二畝半也趙注失之參見田賦門廛與宅混言通析言別宮之地二畝半謂之廛宮之外別有二畝半以樹桑謂之宅先王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定法如此而士大夫家或有以樹桑之地為臺沼者是亦所謂宅不毛也寒畯之家亦有宮不及二畝半者是則所謂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也過制者有罰不及者不禁

受業陽湖趙椿年初校

子家驥復校